

承认吧，我们终将两手空空

江飞



时光隧道 苗青 摄

承认吧，这是母亲走后的第一年。是的，母亲在世时，每当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总会找她诉说，她一边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和死亡逼近的恐惧，一边还要安慰我，担心我。我不知道那时我为何如此“狠心”，这让我至今羞愧。现在，“母亲走后”，成为我新的纪年方式，也成为我重新理解自己和生活的开始。

承认吧，我们依然是“在路上”的一群旅人。曾经年少，以为路会越走越少，目标就在眼前；日趋“不惑”，却分明感觉路越来越长，离目标越来越远，镜中的那个千疮百孔的人，越看越像卡夫卡《城堡》里的K。卡夫卡的布拉格，是我们所亲见的九月的布拉格吗？天空澄蓝，天文馆钟楼下人头攒动，而布拉格广场上那几位街头音乐家的现场演奏尤其让我着迷。我想起在布拉格火车站遇到的那位流浪汉，端坐于钢琴前，旁若无人地沉浸在音乐里，一曲终了，余音不绝，突然掌声四起——我们行色匆匆，艺术却让我们不得不驻足倾听，澄净心灵。在川流不息的陌生人中，我昂着头，欣赏着查理大桥上“欧洲的露天巴洛克塑像美术馆”，眺望着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哥特式教堂尖顶，无形的召唤仿佛许多年前在京城某个平安夜听见的赞歌，神秘而高远。漫步在卡夫卡无比厌倦又无比热爱的老城中，踩着磨得光亮的千百年前的石子路，一口气爬上城堡的最高点，俯瞰布拉格的全貌。连绵起伏的红色屋顶，仿佛一张寄给远方情人的明信片，一部经典电影的序曲。我贪婪地感知着异国他乡的一切，因为我明白：有许多地方我们一生可能只去一次，有许多人我们一生可能只见一面，即使有机会故地重游，意外邂逅，也难免物是人非，甚至物非人非：时间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人的意志却常常不得不为时间而改变。

承认吧，我们一直在时间里拼命赶路。在雾气弥漫的清晨乘车，

在寒气逼人的深夜转机，既领略到世界的幽谧清冷，也享受到市井的热气腾腾。在路上，我看见水里开着云朵，看见合欢花落满山坡，看见秋天的铁轨覆盖金黄的稻草，看见飞鸟拣尽寒枝不肯栖息。在时间里，我们是宇宙，也是尘埃，是陨石，也是碎片，是飞矢，也是落叶，我们追逐着自己的梦想，更承受着自身的渺小、残缺和重力。“钟摆能让任何东西飞起来，却无法使自己腾空”，这是时间的悖谬，却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宿命。嬉

子湖的流水日夜流淌，那么平静，那么清凉，却无法盈盈一握，我们毕生都在与流水的时间搏斗。搏斗的结果其实早已注定，那就是，时间的必将胜利和我们的必将失败。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？就像为了人之为人的使命、尊严和荣耀，风烛残年的桑提亚哥不屈不挠地与鲨鱼搏斗。没有船桨、刀斧或绳索，文字成为我（们）唯一可以抵抗遗忘、与时间搏斗的武器，是“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”的太史公最

总有微光照亮

江少宾

食的丛林外面，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第一个直起身来，跌跌撞撞地跑向河边，捧起河水的人，是茫茫大荒中的一道闪电，我们的图腾。

地质博物馆开门很早，大院里的主干道上，东西两个小门旁边，两丛小竹林四周，每天都有人清理垃圾，打扫卫生。我经常遇到的，是一个脸庞瘦削、五官分明的人，看起来至多五十几岁，其实已经六十八岁了。那些清冽的早晨，老人一面清理垃圾，一面唱《苏三起解》，“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到大街前。未曾开言我心好惨，过往的君子听我言……”唱得真好听，梅兰芳的腔，我很多年没有听过了。那个初秋的早晨，老人忽然朝我翘起大拇指，我摘下耳机，远远地喊了一声“老哥”，他愣了片刻，接着便笑了起来，呵呵呵，瘦削的脸上，密集的皱纹像一把折扇。

聊起《苏三起解》，老人的话匣子突然打开了，饥肠辘辘的童年，为了

加入一个走村串巷的戏班子，他追了六十多里路，饿了两三天两夜……梦想幻灭了，火种还在，这粒温暖的火种，陪他走过了大半生。那次闲聊止于我的年龄——我早生华发，老人误以为，我至少已经五十岁了。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误解，小区里，不止一个孩子喊过我“爷爷”，大人就在旁边。一开始，尴尬在所难免，现如今，当一次又一次被人尊为“爷爷”时，我总是微笑着应承，从不纠正。我承认自己已经老了。“老”是一个动词，作为名词的“老”是一座深渊，心理学上称其为“心理衰老症”。人到中年，最大的敌人是时间。你知道的，我们最终都要与世界和解，和时间妥协。在我，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，其次才是工作、阅读和写作。人生是一场修行。一个人活到最后，终将回归自己的内心。

老人有些窘迫，搓着手，咧着嘴，呵呵呵，一面又瞅瞅我的头发，仿佛

后的阵地，抑或是某些实用主义者不以为然的“失败者的游戏”。如果世界是一个舞台，那么人生就是一场悲剧。我们承受所有屈辱、焦虑、离别、痛苦、孤独以及种种骂名，不过是为了把这出戏演得更崇高些，更动人些，更跌宕起伏些，既对得起站在人生前台演戏的那些人，也对得起站在人生后台看戏的那些人。归根结底，我们是在与时间互搏，与遗忘较量，与旧我告别，与英雄和小丑共同走在这条一去不复返的路上。珍惜吧时间，珍惜每一次花开，珍惜每一次叶落，珍惜每一个黄昏，每一个黎明，珍惜每一次呼吸，每一次哭泣，珍惜每一张笑脸，每一张照片，因为最终，我们短暂的一生必将成为献祭于历史的一碗牺牲，我们的文字必将成为供后人凭吊或嘲笑的一份悼词。如此，而已。

承认吧，我们可以说话的朋友越来越多，交心的朋友越来越少。人和人之间总隔着两部手机，我在这一头，你在那一头，我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。“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，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”，耳机里李健唱得多么委婉，而我却为何听得如此伤感？人生海海，两个人，走着走着就殊途同归，走着走着又各奔东西。缘来缘去，缘聚缘散，只能随波逐流，随遇而安，把他乡认作故乡，把迷途当作归途。记得某个下午，心情差到极点，便一个人跑到大湖边，找到一处无人的地方，枯坐着。面对湖水，以及水中漂浮的一条死鱼，努力克制着向死而生的冲动，就这样，呆呆地坐了一个下午。黄昏的时候，带回一块小石头——是它默默地陪着我坐了一下午，就像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。我喜欢不会说话的像石头一样的朋友，正如我喜欢滔滔不绝地讲完课后突然沉默的自己。

承认吧，承认吧……

承认吧，除了这些散漫的记忆和文字，我们终将一无所有，我们终将两手空空！

是在揣测我有没有说谎。我当然没有说谎，也没有必要说谎，我们都是过客，萍水相逢。

老人再没有和我打过招呼，每次遇见，他都在竹林四周清理垃圾，唱《苏三起解》。立冬过后，寒霜蒙下来，晨光里，他的头发像一团蜷曲的金线。擦身而过的瞬间，我总要瞄一眼他的头发，嘹亮的晨光在发梢上跳荡，瞬息万变，像舞者飞转的裙裾，又像稍纵即逝的时间。

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就要送走忙忙碌碌的2019年。这是歉收的一年——除了凌翔老师策划出版的一本学生读物《味蕾上的乡愁》，时代文艺出版社），我只写了五篇散文，四万六千字。只读了二十七本书，包括重读的《红楼梦》和《杜甫诗选》。这是充盈的一年——步行时，我听了无数遍台湾音乐制作人王俊雄先生的《山野幽居》，花木扶疏，虫鸣月清，一次次令我身心澄澈。你知道的，喧嚣的都市，庸常的生活，阅读和音乐都是疗愈。

只是我依旧失眠。楼宇间，人家亮着灯，一盏，两盏，三盏，温暖的光晕，一点点掀开厚重的夜色……啊！六点了，东方破晓，又是一个新鲜的早晨。